



Small,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eal impression.

續通志

逆臣傳

五代

李振

孔循

蔣殷

王宏贄

張彥澤

王峻

王殷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

按薛史作抱真之曾孫與此異謹識

唐潞州節度

使振為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

按薛居正五代史以李振為抱真曾孫與歐史異謹加案聲明

按五代史考異疑振之拒希正為誤謂振未必先自立異今據歐薛二史所書皆同証其不誤謹加案聲明

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達意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案五代史考異疑振拒希正為誤謂振若已立自長安使迴是時季述懼汴梁兵力固不能阻振之往來歐薛二史所書皆同當不誤也謹附識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贊其因此立功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

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

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孔循不知其家世。少孤流落。汴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循又冒乳母之夫姓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

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宰相柳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後唐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

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機密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尤愛殷。表為牙將。唐遷洛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燦等。遣殷弒太后于積善宮。哀帝下詔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

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王弘贄。不知其家世。後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遷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夜以百餘騎出奔衛州。遇晉高祖于道。慟哭語之故。高祖以弘贄宿將。且多知時事。馳騎就圖之。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

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曰。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雖欲興復。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

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後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精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唐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掌書記張式。式出奔，彥澤

遣騎追之，不得。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三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等並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會言者不已，高祖乃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出帝時，彥澤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

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所圍。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彥澤用偏將藥元福語。拔拒馬力戰。契丹遂去。開運三年秋。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侵。惶惑不知所之。彥澤至。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契丹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契丹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契丹遣彥澤與傅住

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馳。至河。銜枚夜渡。夜五鼓。自封邱門斬關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舍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契丹主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不應。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契丹

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彥澤自以有功于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契丹主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又以高勳訴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

縲經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撲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鬻其肉食之。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清泰末。延朗誅。漢高祖盡得延朗之貲產。僕從。峻在籍中。

河東峻為客將。及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幽相陰公贇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殺蔡王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

遣陳思讓、康延治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

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帝意。太祖慰勞之。

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聲言嚴駕。自往候之。峻遂馳入謁。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

案薛史太祖謂

按薛史載殷為瀛州人與此
異謹加崇聲明

道等曰朕子在外峻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又
言世宗自澶州入覲峻憚其英明時方受詔檢校河堤
土功即日自河次歸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
朝歐史未載謹附識

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
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
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密院錄之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

案薛史作瀛州人與此異謹識

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

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
魏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出帝時為奉國右廂

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
鏃自口出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
軍節度使契丹入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
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
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
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太祖自澶州返軍向
關殷預王峻謀遣人幽湘陰公贇殺蔡王信太祖入立
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

斂太祖惡之。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二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卷六百三十一

續通志

逆臣傳

宋

臣等謹案張邦昌劉豫苗傅宋史並入叛臣。金史復入列傳，但其逆跡顯然，罪俱不止於叛。今編為宋逆臣，其金史重出之傳從刪。苗傅依例並改謹加案聲明。

逆跡顯然。邦昌雖尊孟后為宋太后，復遣人詣康王，勸進而僭竊帝號，私亂宮人。豫則即位改元，置丞相以下官，尊祖考為帝，復搜捕宋宗室，使子分道入寇。苗傅等劫君廢立，罪俱不止於叛。今並編為宋逆臣。

以著斧鉞綦嚴之義。其金史張劉二傳並從刪削云。

張邦昌

劉 豫

苗

傅劉正彥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洪三州政和末改禮部侍郎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攻汴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既而以肅王為質邦昌從康王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

許時金兵再至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來以金帥令推立異姓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玠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遣人奉冊寶至邦

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以為有佐命功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密院事吕好問權領門下省

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啟陛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吕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時雍秉哲并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吕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康王居外衆所歸心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

御史馬伸貽書邦昌。稱為相公。請奉迎康王。書入。邦昌氣沮。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無及。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乃弗聽。時雍等而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僭逆。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復力爭。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

按宋史本傳。訛作節度使。今續據通鑑。及東都事畧。

改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

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

按邦昌為昭化軍節度副使
原文作節度使今據東都事
畧改謹加案聲明

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玠、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少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詔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種田叟安識禮制？」黜為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

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其將關勝。縋城納款。三年金人以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其子麟知濟南府。四年金人冊豫為齊帝。都大名府。先是豫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達蘭。求僭號。達蘭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高慶裔、韓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

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改明年為阜昌元年。初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

降金。悟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琦死。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十月。豫入寇。遣

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仲尋為其將霍明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

殺興持興首降豫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與宋汝為留偽庭久謀以蠟書疏豫虛實事泄唐佐亘皆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丞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襄陽鎮撫

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薩里罕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李橫破賴順軍。偽守蘭和降。又敗豫兵于長葛。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豫求援於金。遣烏珠赴之。豫亦遣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

按官軍四千餘人。金史作七百餘人。互異。謹加案聲明。

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按金史劉豫傳作軍兵七百餘人。與此異。謹識。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賊將李成陷鄧州。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

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益置守備既而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知壽春府羅興叛

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隨州磔偽守王嵩復鄧州豫聞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遣子麟姪猊分道南侵復遣使請師於金金以宗輔權佐副元帥達蘭為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烏珠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與豫兵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與解元連戰皆捷帝發臨安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

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岳飛遣將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五年。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陷光州。六年。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烏珠與劉猊合兵來援。皆敗。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

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麟兵從淮西濟。衆號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亦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三將。

按鄴瓊以兵三萬叛降劉豫
金史鄴瓊傳及續通鑑所
載與此互異謹加案聲明

軍皆敗之。猊兵為世忠所阻，乃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七年，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官軍。三月，帝駐建康，而統制鄴瓊執呂社殺之，以兵三萬叛降豫。按金史鄴瓊傳作率步騎十餘萬降于齊，而續通鑑亦作帥全軍四萬降劉豫。並與此互異。謹識。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於金。金人恐豫兵眾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真萬戶蘇布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麾騎擒之。因馳入城，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進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廢為蜀王，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敵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

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豫求哀。達蘭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豫僭大號。凡八年。紹興十三年卒。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杭州。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正彥由閣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薦于朝。復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威州刺史。賞薄。缺望。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皆分守要害。獨苗傅扈從。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

事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三月，拜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紿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兵於外。康履微知其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賊黨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

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諭之。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遂命吳湛捕履。

傅即樓下腰斬之。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緯。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請立皇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太后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傅等語益不

按顯寧寺原文。訛作顯忠寺。今依本紀改正。謹加案聲明。

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是日帝幸顯寧寺。

按宋史本

傳訛作顯忠寺。今據宋史本紀及續通鑑改正。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

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

改元明受。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江寧制置呂

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至平江。浚諭以起兵。浚泣奉命。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

義。以慰安之。遣進士馮轡。

按續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俱作布衣馮轡。與此異。謹識。赴

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

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轡。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

按進士馮轡。續通鑑及紀事本末。並作布衣馮轡。互異。謹加案聲明。

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以諫議大夫鄭慤為御史中丞。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佯狂致仕。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甲午。賊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韓世忠兵至。浚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還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傳等得浚書。始

悟見討。奏請誅浚。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兵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曰。趣召之命也。呂頤浩率兵至平江。與浚傳檄四方。聲傳正彥之罪。丙午。浚頤浩總中軍發平江。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分兵殿後。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

后立嗣君為皇太子。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復建炎號。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取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頤浩浚引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苗傅等又犯桐廬。蔓延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黥民充軍。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犯玉山縣。屯沙溪鎮。統制闕師古自江東

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生擒正彥。賊將江池擒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詔班師。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俱前死。詔釋餘黨。



